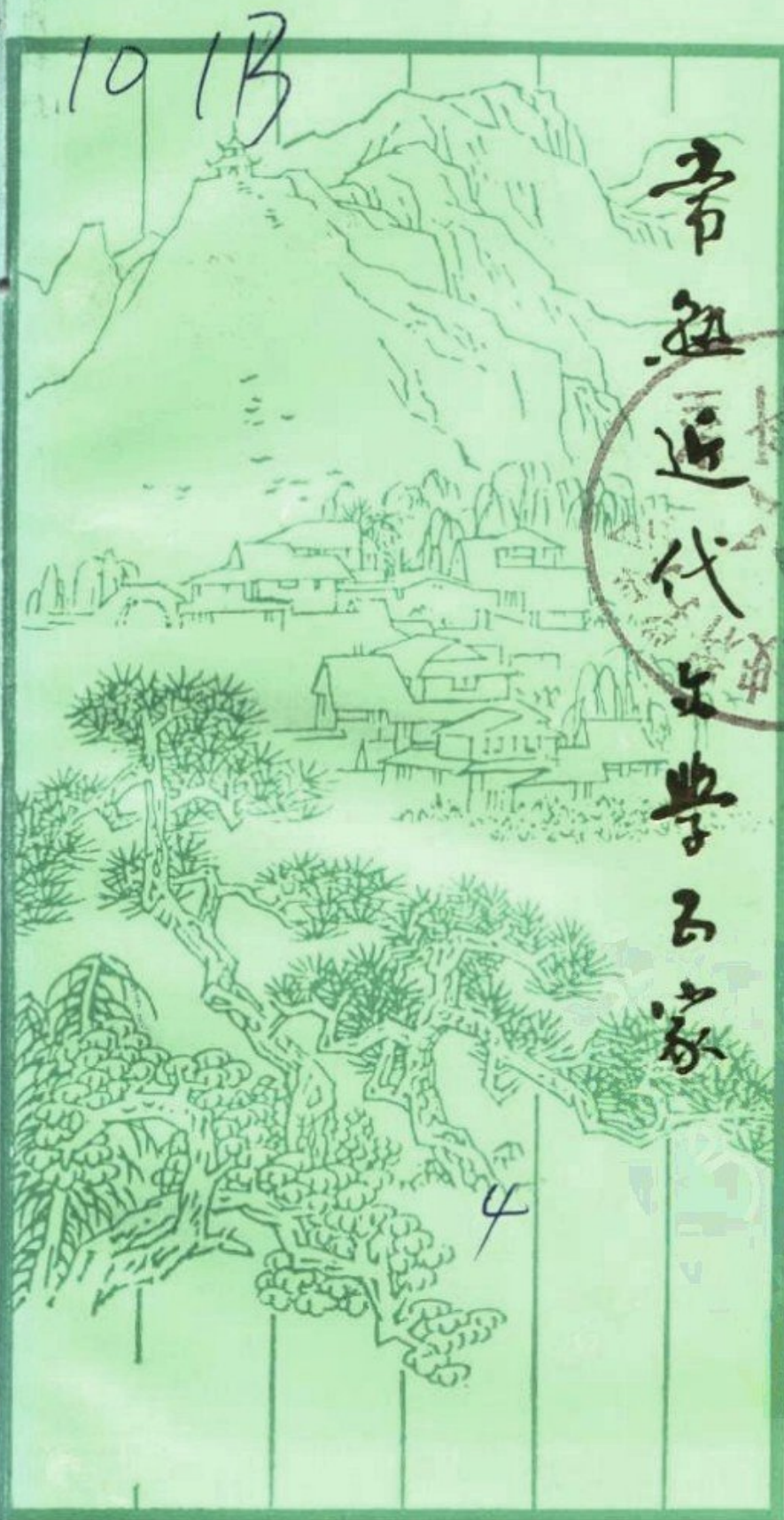


名城文化叢書

時萌 著

帝祖近代
上學五家



10 1B

4

10 1B 名城文化叢書

4

名城文化叢書

青紐近代文學名家

時萌 著

自序

我邑素为人文荟萃之邦。迨至进入近代社会，西风东渐，世界潮流滚滚涌入，虞城毗邻苏沪，得风气之先，以奋进姿态积极汲取新泉，吸收消融，文化机制益形活跃。

本集所收五家，多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之佼佼者。著名小说家曾朴、张鸿以《孽海花》、《续孽海花》鸣于时，他们于甲午战败后即联袂入京师同文馆习法文，曾氏赖勤奋自学成为系统介绍法国进步文学之先驱。徐念慈渴求新知，于清末即创设竞化女学和数学函授学校，任《小说林》编辑时，移译异域小说多种，且为中国人创作科幻小说之先行者。在晚清小说理论领域中，徐念慈、黄摩西享有盛名，他们最早引进西方美学理论来阐述小说艺术特征，立论新颖，引人瞩目。黄氏与庞树柏皆为清季进步文学团体南社社员，和近代文坛名人颇多交往，他们结文社，办报刊、撰戏曲、作诗词，鼓吹民主，抨击邪恶。这些俊彦之士，在新旧嬗替之际，吐纳扬弃，含英咀华，不仅为海虞文苑增姿添彩，更为近代文化史涌流激浪，献启智发蒙之功，尽救亡图强之责。他们的嘉言懿行，与社会前进运动桴鼓相应。

历来治近代文学，无不涉及吾乡几位先贤。惟知人论世，必先明其生平事迹，否则就步履艰难。笔者积多年所得资料，爬罗剔抉，发幽烛微，辑成五篇一帙付梓面世，亦为葆存乡邦文献，填补近代文学史空白，聊作芹献耳。



目 录

自 序	(1)
-----------	-----

曾朴生平系年	(1)
--------------	-----

张鸿年谱	(62)
------------	------

徐念慈年谱	(94)
-------------	------

黄摩西行年与著作略考	(106)
------------------	-------

庞树柏行状及著作考略	(127)
------------------	-------



曾朴生平系年

清同治十一年 壬申(1872年) 一岁

曾朴,家谱载谱名为朴华,初字太朴,后改孟朴,又字小木、籀斋,号铭珊,笔名东亚病夫;江苏常熟县人。

据谱主长子虚白《曾孟朴先生年谱未定稿》(以下简称《年谱》)。

据《光绪辛卯科江南乡试朱卷。》

谱主于清同治十一年正月廿二日(公元1872年3月1日)子时生。

自来文学史、小说史均载为1871年(同治十年)生,其子所编《年谱》亦如是说,实皆误也。据《曾公孟朴讣告》云:“东亚病夫孟朴府君……生于清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子时,享年六十四岁……”据此查照《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则确切生年当为1872年3月1日也。

生于常熟城内西山塘泾岸明瑟山庄。

自幼处于“祖母笃爱,父母慈抚,诸姑姊妹围绕的大家庭里”。

据《年谱》

祖父曾熙文,字酉生,号退庵、叔岩,晚年筑明瑟山庄以自遣。山庄为曾氏老宅;退庵公有山庄十六景图咏。

父之撰,字圣与,号君表,光绪乙亥举人,刑

部郎中。为时文名手，著有《登瀛社稿》，为一时圭臬。君表公与李慈铭（莼客）交厚，为李辑过骈文集本并为作序；中年筑虚霏居于常熟九万圩。

据《年谱》。

据蔡元培《悼曾孟朴先生》文。

据魏绍昌编《孽海花》人物索引表述，君表早岁与张謇、文廷式、王懿荣称四大公车。《孽海花》人物曹以表（公坊）即影射君表公也。

大母丁氏，生身母尤夫人。

据曹朴遗墨稿。

是年，李伯元五岁，吴沃尧六岁，刘鹗十五岁；中国最早之文学期刊《瀛寰琐记》问世；《申报》创刊。

清同治十二年 癸酉（1873 年） 二岁

梁启超生。

清同治十三年 甲戌（1874 年） 三岁

《万国公报》创刊

清光绪元年 乙亥（1875 年） 四岁

慈禧那拉氏垂帘听政。

清光绪七年 辛巳（1880 年） 十岁

鲁迅诞生于浙江绍兴。

清光绪十年 甲申（1884 年） 十三岁

中法战争。苏曼殊生。

先生有《镇南关》长歌行。

是诗刊《曾公孟朴纪念特辑》，咏中法战役，末尾有“书生无事草间伏，起舞中宵脱弓鞬，不能草檄随雕鞍，凯歌自击渐离筑”句，可判为少年时吟，惟不知是否此时作，待考。

清光绪十一年 乙酉（1885 年） 十四岁

康有为《大同书》稿成。

先生于十三四岁时，经名儒潘子昭指导，研讨课艺，然私心笃好文艺，每背人读名家说部以及笔记杂集等当时目为斫丧性灵之籍。虽师长叱责，不顾，先生之文学基础由兹奠定。一日，君表公于先生抽屉发见其所作骈文，辞意美妙，不禁拍案叫绝曰：“大大(先生乳名)竟通了！”

据《年谱》述。

虚白《我的父亲》：“我父亲是个感情浓郁，完全神经质的人。他从表面上虽受着圣贤经传的教育，实在早已暗地里沉浸在红楼梦、西厢记、太平广记、杂事秘辛等类浪漫式的梦幻里面。”

案：潘子昭名欽仁，清副贡，沛县教谕；《孽海花》人物潘止韶即影射此人。

先生虚心好学，遍求名师，亦曾随内母舅吴大澂受业。

据《光绪辛卯科江南乡试朱卷》载，潘主受业师为：归秀岚、翁士章、顾紫田、胡子虞、姚公翰、刘淮生、潘子昭、吴子实、李筠客、吴大澂、蒋石枫。肄业师有李升兰等七人，受知师有郭汝雨等六人。

先生与邑中少年同文张隐南(鸿)、胡君修辈游，文名渐噪于乡里。

据《年谱》。

、据张鸿《菴斋先生哀辞》云：“余弱冠与孟朴游，君先人君表先生筑虚霏园，疏水叠石，峙楼邃廊，余常与君随而观之。一夕与君泛月池中，余坠水，君惊而出之，握手狂笑，赋诗而救……”

清光绪十二年 丙戌(1886年) 十五岁

清光绪十三年 丁亥(1887年) 十六岁

先生得爱侣 T。

案：先生爱侣，即莫丁氏二表姐。

据《年谱》云：“在这过程中，先生诚挚的热情，已找到了一位恋爱的对象——是他一生最倾心爱慕的恋人，是他到六十多岁暮年时还惓惓于怀的爱宠——不幸宗法的社会，不容许他那种奔放热情的流露；结果，他是被斥为狂妄，为浮薄，而遭受了恋爱上没世难忘的创痛。这个创痛，他永远隐忍着，直到五十多岁创办真美善书店的时候，才借着《鲁男子》第一部《恋》，以小说的形象，尽情宜露了出来。”

据 1928 年 5 月 25 日《病夫日记》云：“有人问我道：——鲁男子的恋，是不是事实？——当然是事实。但情节有变换或颠倒，时间不尽同真事吻合，这是小说家自叙体的小说的常例，只为所重的在情感，所以写情感处全是真的，几乎没些子虚伪。”

清光绪十四年 戊子(1888 年) 十七岁

康有为至京上万言书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未达。

清光绪十五年 己丑(1889 年) 十八岁

慈禧归政，光绪亲政。

先生与 T 女士恋爱绝望，病，精神颓唐。入京随君表公居数月，后因需应县试，才南归。

据《年谱》。

又据《病夫日记》云：“后来我和 T 婚姻问题，已绝了望，我病了一场，精神颓唐到万分，……终日唉声叹气，过着愁梦光阴。父亲那时在家，怕我弄出真祸来，叫我到北京去……”

清光绪十六年 庚寅(1890 年) 十九岁

先生由京回常熟，应县试，中第一名。
应府试，中第二名。

据《年谱》。

九月，婚，娶汪圆珊为妇。

据《年谱》云：“君表公跟汪柳门先生（案，即汪鸣銮）本是莫逆之交，这时候由吴清卿先生做着媒，把汪先生的圆珊姑娘许配给孟朴先生，……孟朴先生为宗法观念所束缚，既不愿就范，可又不得不就范，于是在成婚之日，只能狂饮借酒醉为辞，竟未入洞房。然而，新妇是十分柔顺的，禁不住地温存的慰贴，真诚的抚慰，孟朴先生跟她到底没有什么仇恨，怎得不生怜惜的心思，不到半月，一对小夫妇竟异常要好了。”

婚后赴苏州应院试，获第七名入学，中秀才。

据《年谱》。

据含凉（范烟桥）《关于曾孟朴的话》一文云：“光绪庚寅院试，起初悬牌是江震常昭（即吴江，震泽，常熟，昭文县）定九月某日，后来忽地换牌，江震和吴县合场，常昭另定日期和昆新（即昆山、新阳县）合场，当时因为向无此例，颇以为异，细细探听，方知为了原定的试期，正是孟朴先生的婚期，他的丈人峰汪柳门侍郎特地向学使阳蓉圃（颐）商量改期的。”

先生搜编诗集《未理集》。

据先生自编《曾朴所叙全目》载，此系庚寅以前旧体诗合集，萌案：实则并未付梓，不传。

清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 二十岁

是年，梁启超助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刻成；时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讲学著书。

上半年，先生赴北京君表公处，与京中李石农、文芸阁、江建霞、洪文卿诸名士相周旋，潜心研究元史、西北地理及金石考古之学，悟性敏捷，前辈都为折服，引为小友。

据《年谱》。

在京，与同邑年轻文士张隐南、孙筱川、胡君修、沈北山、孙师郑、黄谦斋、徐少逵游，戏赋江亭女儿诗，散佚不传。

据张隐南《蒲斋先生哀辞》云：“……诸友游江亭，各题小诗于壁，托名女郎，后流传为江亭女儿诗，颇多和者。”

夏季南返，备应秋闱，九月赴宁应试，中式举人。

据《年谱》述，先生患泻，带病入闱，“不料题目纸发下时，先生见策对题旨皆投所好，精神为之大振，顿时忘记了百度以上的寒热，振笔疾书，篇篇都是满卷。那时的主考是金保泰（忠甫），副主考是李盛铎（木斋），这辛卯一榜拔识的都是江南好古能文之士，与戊子榜同为中国文化由旧擅新的名榜，人才辈出，先生与武进庄蕴宽（思缄）、吴县蒋茂熙（奕璫）、镇洋姚柳屏（鹏图），当时便有榜花之目。李木斋曾告先生道：“你首场三艺，首篇是发皇典丽的云间派制义，次艺是六朝江鲍的文章，末篇绝似苏氏父子纵横排宕的气象，三艺面目截然不同。当拆弥封时，照例先拆籍贯年龄，金忠甫先生见卷填年岁，只有十七岁，惊叫道：这本卷子定是枪手；三篇文字，变换三种体裁，岂是乳臭小儿做得到的，还是撤去的妥当。我当时力争，当场断定这本卷是你的，力劝他不要网罗遗珠，失掉了一个好门生。金先生还是怕磨勘，虽答应不撤你的卷子，却把你从第十七名移到第一百零一名。笑道：也算给他一个第一名吧。”

案：据《国朝虞阳科名录》载，常熟地方与谱主同科中式者有王承藻、黄炳元（谦斋）、孙国桢、徐惠涵、翁炳孙、翁顺孙、胡炳益七人。

案：据《光绪辛卯科江南乡试朱卷》载，正主考内阁侍读学士金何泰批谱主试卷谓“才气纵横，经策博瞻”，副主考翰林院编修李盛铎则批谓“风骨道上，经策渊懿。”

案：辛卯年曾朴应是二十岁。《年谱》之所以述试卷上填十七岁，据魏绍昌先生考述：查科举时代，凡是过了中年去应试举人、进士，得中的机会较少。考生有鉴于此，每在第一次应考时先将年龄适当瞒小几岁，为将来预留地步。曾朴此处少填三岁，谅必也是这个原因。

徐一士《读“曾孟朴先生年谱”》一文，对此有所订正，文

曰：“按其时乡会试制度，凡入场三次，首场试四书文三篇及诗一首。次场试五经文五篇，至第三场乃是对策五道。所谓‘见策对题旨皆投所好’云云，明系第三场中事，首场次场（每场三日）均已经过矣。文中写扶病登岸入闕，下即径接第三场题纸发下，叙次之间，有欠明晰。‘篇篇都是满卷’，亦有语病。五策共为一卷，非一篇一卷也。”

案《光绪辛卯科江南乡试朱卷》载谱主文章三篇：《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试贴诗一首：《赋得堂背参差日夜红》；策对“元史难读莫甚與国……”若干道。

黄炎培《纪念曾朴》一文云：“我十四岁的时候，正在学做八股，忽然送到一本江南乡试中式第二名曾朴的朱卷。首篇题目，是《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那篇八股做得又典雅，又堂皇富丽，可爱之至。”

先生年少才雄，登第后，文名籍甚，意气凌轹一世。

据《年谱》原文及先生所撰《象记》遗墨稿。

十一月，圆珊夫人产一女，产后变病，半月演成永诀；所遗女婴，数月后夭亡。

据《年谱》。

撰《祭亡妻汪孺人文》，作《悼珊六首》（七律）。

诗文均刊《曾公孟朴纪念特辑》。

撰《雪昙梦院本》四卷，亦悼亡之作。

年谱云，《雪昙梦》“完全是纪念圆珊夫人的悼亡之作”；《雪昙梦》出版广告刊云：“这部书是曾朴青年时热情磅礴的一种表现。”

清光绪十八年 壬辰（1892年） 二十一岁

春，与同邑文友丁国钧等人游小三台，镌石

留念。

小三台石刻，文曰：“邑子丁国钧胡炳益孙同康张澹翁炯孙曾朴，光绪十八年元月游于此，朴书。”

君表公屡促应春闱试，亲长均寄望颇殷，而先生悼亡至痛，意兴阑珊，无意功名，再三回避。

据《年谱》纪述。

据张鸿《菴斋先生哀辞》云：“君于春闱，屡以回避，不应试。”

春初，迫于严命，勉强束装北上应试，入场后故意弄污试卷，题诗拂袖而出，未与试。

据《年谱》述，这次北上，由君表公督送先生赴沪登轮，又云：“这次闱试，汪柳门（鸣銮）侍郎本有大总裁的希望，因为他跟孟朴先生有岳婿的关系，特意请假让避。结果大总裁放的是翁叔平（同和）尚书，在场中暗中摸索，致误认黄谦斋先生二艺，用了六朝文体，当做先生。在拆弥封的时候，翁尚书还自溺眼力，高喊：‘这定是曾朴卷！这定是曾朴卷！’那里料到，先生早因试卷墨污被刷，登了蓝榜了。先生试卷墨污的经过，据当时先生出场后的口述，是这样的：进场时，突发咯血症，适有同号生云南何某，献殷勤，为先生煎了一碗参汤送进去，不料他的大袖口把号板带翻了，一壶松烟墨汁端端正正全打翻在案卷上。何某惶急，代先生换卷，却给同乡李部郎玉舟坚持无案可援，不许换给。先生也就不复坚持，提笔在卷上题诗一首，扬长而出。”

案：先生撰《试卷被墨污投笔慨然题二律》，载《曾公孟朴纪念特辑》。

然而，先生自传体的回忆录《象记》中叙及这件事，却说道：“那些污卷以后，如部郎的坚持成案，启秀的到号安慰，那自然是真事。若说什么咯血症咧，云南人何某送参汤咧，袖口带翻墨壶咧，全个儿是屁话，是病夫先生的虚说，是把来掩饰他一时的任性，无理由的情感冲动。”

《赴试学院放歌》，疑为此时所作。

诗载《曾公孟朴纪念特辑》，为长歌行，痛斥科场，讥嘲士子，兼为述怀之作。

捐内阁中书，留京供职：文名颇著于内阁。

据《年谱》云：“君表公爱子心切，深知先生铨羽归来，又加以中桂之悲，定多难堪，所以立刻斥资给先生捐了个内阁中书，飞函嘱先生不必南旋。”

沈卫挽曾朴诗，有句云“阶前红药十分春（君在内阁最有声）”。

时寄寓汪柳门南池子宅内，因职务闲散，日与同好赵剑秋（椿年）翁又申（炯孙）豪迈遨游。

据《年谱》。

常喜驰马以遣愁怀。

是年曾摄骑马执鞭像片，亲笔题记曰：“光绪二十一年岁次壬辰余春试入都时年二十一岁适有中桂之悲常喜驰骋以遣悲怀长安道上裘马翩翩有顾盼自豪之概。”

案：谱主二十一岁入都应春闱试时应为光绪十八年壬辰，像片题记所云，当是事后误记也。

与洪文卿（钧）常交往，初识赛金花。

据1934年11月25日《申报》刊《东亚病夫访问记》中曾朴自述云：洪文卿为吾父之义兄，同时又为余阉师之师，谊属“太老师”，故余当时每称赛金花为“小太师母”……余初识赛于北京，时余任内阁中书，常出入洪宅，故常相见。

撰长歌行《都城酒楼放歌》，俯仰时事，指摘现实，意气豪迈慷慨。

诗载《曾公孟朴纪念特辑》。

下半年南旋，返常熟故里，订沈香生为继室。

《年谱》述，香生为昭文县令沈期仲妹，下半年举行文定。

《羌无集》辑成。

此为先生于辛卯壬辰间所写古今体诗合集。惟未付梓。

不传。

成《补〈后汉书·艺文志〉》一卷，《考证》十卷。

此为补充《后汉书·艺文志》所遗佚之文献复加以考证之巨著。

清光绪十九年 癸巳(1893年) 二十二岁

春，先生与沈香生完婚。

《年谱》述为1892年春季完婚，实误。盖先生于1892年春初赴京应试，“下半年南旋返里”“举行文定”，如何又能于1892年春续弦完婚。

又据《年谱》云：续弦后“夫妇间的感情异常融洽，可是香生夫人和先生的太夫人，婆媳间的感情，却没法子可以调和。这本是一般大家庭间通常的难问题，先生介乎两者之间，感到了异常的痛苦，他易受刺激的天性，郁勃难伸，发奋欲求跳出这大家庭的出路，这是中年以后，从事政治活动和社会事业最初的动机。”

春末束装北上，希望稍有发展，以迎春入都。

据《年谱》

清光绪二十年 甲午(1894年) 二十三岁

甲午战争爆发，外侮日迫。

慈禧太后六旬寿辰，在皇极殿行礼庆祝，光绪帝及诸臣听戏三日，诸事延搁不办。

清廷命毁康有为所著书。

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

先生出入于翁同和之门，时劝翁本爱国热忱，力持抗御外侮之议。

《年谱》原将此情节叙为1893年间事，云：“这时候，日本兵入朝鲜宫，幽朝鲜王，并击沉吾国兵舰。朝臣主战主和的争

议一时风起云涌。先生出入翁相之门，每以国难至此，岂可坐以待毙之说，劝说翁相，力持正义。后主战派占了先着，中日就正式开战，不料海战陆战，皆受败挫，先生愤慨之辞，见于诗文者，全都是热情滂（磅）礴，跃然有及锋欲试之慨。供职邮曹，浮沉宦海，实不足以偿其志也。”

疏案：《年谱》实误述，年代与情节均不符实。质疑者一：盖日本侵朝鲜，犯中国，清廷主战、主和两派纷争，均是1894年事。《年谱》所述力劝翁相之说，亦应是1894年事迹。之所以误记年代，想是由前误述先生于1892年春续娶一事迁延下来者。质疑者二：按史实而言，翁参与枢机，旋为军机大臣，并奉慈禧命参与中日议和事，均在1894年，则可印证《年谱》所述劝说“翁相”一节，实乃1894年事。质疑者三：翁同和于1893—1896年间之职衔乃户部尚书，至1897年始为协办大学士，可见《年谱》称为“翁相”，亦误。

冬，适值先生祖母八十寿辰，遂借省亲为名，请假返常熟。

据《年谱》述，先生为不满清廷昏聩，无意“留恋这鸡肋般的中书舍人”，才借故请假南旋。

为虚霏园所获奇石书写题记。

虚霏园君子长生馆前现存一座太湖石上镌有曾氏父子合作之题记，文曰：“余营虚霏园，倚虞山为胜，未尝有意致奇石。迺落成，而是石适至，非所谓运自然之妙有者耶。即以‘妙有’二字题其巅。石高丈许，绉、瘦、透三者咸备。光绪二十年十月初三日，曾之撰并记，男朴书。”

清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1895年) 二十四岁

日兵连续进犯，清廷屈辱求和，步步退让。

广东湖南举人联合上书请拒和约。康有为联合十八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上书请拒和、迁都、变法。

中日马关条约订立，割地赔款。中德订汉口

租界条约。中英订借款合同。中法续订商务专约与界约。中俄订立四厘借款合同。

孙中山、杨衢云等人组成兴中会香港总会，兴中会谋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逃亡海外。

康有为等人组织强学会，创《中外纪闻》议论国事。

春，长子虚白生。

《年谱》原载“1894年春，一举得男”，实误述。

先生舅兄沈期仲调长苏北桃源县（即今之泗阳县），遣使来常熟邀，遂偕香生夫人前往暂居。

目睹国事日危，遂买棹返常，与君表公筹北上计划。

《年谱》对此亦叙为1894年事，谓“在国事嫫嫫，丧师割地的这年头，苏北的桃源县竟暂时变成先生的避世遁迹的‘桃源’了。然而，马关条约的订立，辽东割让的争夺，英法条约的援例，一桩桩痛心的消息，究竟不能尽作痴聋不闻不问，先生受不住刺激，到底又偕同香生夫人买棹返常……先生目睹外侮之日急，这时候就觉悟到中国文化需要一次除旧更新的大改革，更看透了固步自封的不足以救国，而研究西洋文化实为匡时治国的要图。因与君表公商定这次赴京，决心学习外国语言，致力于西洋文化的研讨，并认定外交官是为国宣劳的唯一途径。”

案：其中所叙史实，皆1895年间实况，“国事嫫嫫，丧师割地”语足资印证。

冬，乘轮北上，经俞友莱介绍，偕张鸿（隐南）入同文馆习法文。

仍任内阁中书职。

据《年谱》述，同文馆设于专办外交之总理衙门内，其时